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後水滸傳

第三回 小陽春騎虎識英雄 游六藝領眾鬧村市

話說楊么打傷了孩子，又打了大人。再三問他，方曉得在九天玄女祠中，神授諸般勇藝，知他後來有些好處。因恐他在外生事，過不多日，遂將他送入學中。教授見他這個「么」字是個尚小氣象，甚非大雅端壯，欲要更改；因是舊名，不便改得，只得替他取了一個美號，叫他是「道長」，使他日後成君子氣象。誰知這楊么是厭文喜武，另有一種見識，不在書中得來。坐了些時，便坐得不耐煩。在學中推說家裡有事，家裡便推說在學中，只等他有時玩厭了，方走入學來認識字句。後來楊得星曉得了，幾次要責治他，卻見他性格生成，且盡孝禮，遂不十分苦叫他讀書，由他適性。

不覺過了幾年，已長到一十六歲上下，果是不凡。你道他生得怎個模樣？但見：

身材八尺，膀闊三停。丰姿光彩，和藹處現出許多機變；聲音洪亮，談笑來百種驚人。孝悌忠信出於性靈，禮義廉恥根於宿慧。愛的是濟困扶危，喜的是鋤強去暴；結的是我為人可以替死，識的是人為我亦可忘生。上關天意，處處聞名拜哥哥；下應循環，在在得人作弟弟。從今殺的是在劫，將來戮的是前仇。生前懦弱受制於人，今日剛強敢雲畏死。

楊得星夫婦見他長成得這般，十分歡喜。便想要與他議頭親事。楊么只苦苦推辭，自去打熬氣力。見人不平便肯相助，見人患難便肯相扶。人俱稱他是「楚地小陽春」。自此漸漸傳開，常有人來拜訪。柳壤村人個個喜他愛他，若遇有事便來尋他商量做去，再不吃人虧苦，又稱他是「全義勇楊么」。一時遠近聞名，俱來投托，楊么無不盡心盡力替人周全排解。

又過了多時。一日春天，楊么因在家無事，遂走出村中，路遇著別村中五六個熟人，到城中嶽陽樓去眺望。原來這嶽陽樓就建在府城上，面臨洞庭大湖。湖中天水相連，瀟灑八百餘里，中間有座君山峙立。昔日呂純陽曾在樓上飲酒，人俱不識，以此相傳。四壁皆有名人題詠，是楚中第一勝地。凡有過往士商，到此無不登樓，賞玩飲酒。楊么同眾人走入樓中，只見四面掛起吊窗，許多人在窗前飲酒。就有一班尋趁粉頭在那裡趕錢唱曲，甚是熱鬧。楊么遂揀了一副座頭，邀眾人同坐。眾人一時不肯就座，楊么因笑說道：「我楊么帶得有銀在此。實不相瞞，家中一年討不得幾次爽快，今日到此，做不得個請客伴主麼？」眾人聽了，方才放心坐下。酒保便來照會。楊么道：「你店中有的好酒好菜只管搬來，不必來問。」酒保去不一會，便來擺滿了一桌。楊么不嫌肴饌精粗，見酒杯甚小可嫌，因遞與酒保道：「你去換大杯來吃。」酒保曉得量好，便去拿了幾個大賞杯來，楊么方才歡喜，取壺篩奉眾人吃了一巡。眾人不好意思，各爭取壺來篩奉。楊么笑了一笑，便不復自篩，讓眾人篩來便吃。吃了半晌，眾人見他量好，陪他不過，各討了小杯來陪他。楊么只放開胸襟與眾人說說笑笑，看了一回水色山光，望一番城內煙爨，吃得十分快活，十分興致，已有七八分酒意。

忽見店主人走入，向酒保說了幾句。不一時，各座上吃酒的並尋趁諸色人等，俱陸續起身，幾個酒保各將四處吊窗盡皆掩上。楊么見了，不勝怪異，因喚過酒保來，發話道：「你這人好沒分曉！在這樓上飲酒，止不過貪愛湖山，供人開爽，怎麼日色尚不曾落便就關閉的黑？」莫非嫌我們吃酒，趕逐起身麼？」店主人在外聽了，忙走來說道：「大郎不要錯怪了人。往常這樓上吃酒的，任你三更半夜，本地過客並無忌憚，在下生意十分興頭。不期近日晦氣，忽湖南沒過一隻黃色斑斕猛虎，來嶽陽城內到處傷人。虧得本府相公著人挨家鳴鑼擊鼓，晝夜趕逐，方趕得出城外；便大張告示，著居民人等、酒肆茶坊未晚關門，不許留人飲酒。這些吃酒的曉得就裡，便俱回去，故此下了窗格。大郎若住得路遠，也只起身去吧！」眾人聽了，盡皆慌駭，俱立起身來，對楊么說道：「我們回去甚遠，不要耍處，只回去吧！」楊么見眾人俱各驚慌，因對主人說道：「既是恁般，可再打幾角酒來，我吃了好回去。」酒保即去取了四角酒來，楊么叫眾人同吃。眾人聽了這信，那裡還敢吃酒。楊么笑了一笑，遂自連篩連吃。不一時吃完，已有十分酒，便起身還了酒錢，同眾人出門。果見街上行人稀少，家家漸漸關門。眾人擔著老大干係，俱埋怨吃酒耽遲，如今怎麼好。楊么只醉眼模糊，說道：「不妨不妨！這城內人嚇破了膽，賊去關門。虎已去遠，怕它怎的！你們只跟我來。」遂踉踉跄跄一齊奔出城外，早已日落西山。

走不三五里，忽見前面有一個人嚎啕大哭。那人道：「不要說起！我方才同妻子在田中回來，不期一陣風起，被那天殺的大蟲將我妻子一口咬去，此時正在那裡咬嚼得血出。叫我怎不傷心！」說罷一路哭去。眾人聽了，俱嚇得面如土色，道：「楊大郎可曾聽見麼？我們不如回去尋個人家宿了，明日回去吧。」楊么道：「你們不回去也使得，我父母在家懸望，從不曾在外過夜，好歹要回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只低頭便走。眾人見他執意，遂不強他，各自回身轉去。

楊么走了半晌，卻不見後面有人走動。回頭一看，方知他們不敢行走，便也立住了腳道：「天已昏黑，我一人實不便行走，不如也回去同他們住吧。」才要轉身，因又想到：「我方才不合在他們面前說了定要回家的話，如今轉去，豈不被他作笑我是膽小的人。況且這虎是活的，有腳的，到處可去；又不是死的，沒腳的，難道只在前面？我今有了一分酒，須仗十分膽，或者被我闖過去也不可。」因定了主意，便依舊向前急走，遂一氣走了三四里遠近。一時走急，酒氣只往上泛，覺得有些招架不住，幸喜得心裡還是明白，不致跌倒。遂一步一蹶的，將胸前衣服散開，低頭慢走。見前面有帶樹林，中間是條走路，因慢騰騰走來，遂走入樹林。

正走間，忽聽見旁邊一高一低的喘聲。楊么聽了暗想道：「人說有虎，路上難走，一般有人趕不入城，攔路睡倒在這裡。莫不也似我吃醉跌倒睡著，倒被虎咬去作點心。何不近前去叫醒了，做個伴兒走也好。」遂走近一步，在黑暗中低頭一看，見一隻毛茸茸如黃牛般大的，做一堆兒蹲伏著，在那裡喘息。楊么看明，便自言自語的說道：「這是那一家不小心，失落這只黃牛，睡在這裡。若被人牽去，也值百十貫文，又沒了耕種替力。何不牽到前面，叫人認去也好。」說未完，忽見這只黃牛直跳起來，跳幾幾步，將身一抖，大吼一聲。原來就是沒過洞庭湖來的那只黃斑斕虎。因吃了那婦人，吃得快活，止在樹林下喘氣歇息。不期楊么錯認了黃牛，對著它說起話來，驚醒了它，直跳起來，大吼大嘯。楊么方知是只大蟲，便也大叫一聲：「啊呀！」只這虎吼與楊么的叫聲，直叫吼得滿林樹木皆搖，地土盡皆震動。那虎竟往楊么身上撲來。此時，楊么覺得全沒酒意。見虎撲來，忙將身一側，那虎竟從楊么頭頂上撲了過去。那虎見撲不著，即轉身又吼一聲撲來。此時，狂風直刮得兩邊樹木皆欲刮倒，滿地上旋起黃土沙泥，陰慘慘一似神號鬼哭。楊么見虎又撲過來，忙側身一躲，那虎又從楊么頭頂上撲過。不期那虎撲得力猛，去的勢重，前面兩隻腳在地下只頓了一頓，卻被楊么看得親切，即轉身搶進一步，用兩手死按住了虎項，騰身騎跨，跳上虎背。那虎被按住頭項在地，咬撲不得，遂將這鐵棍般的尾巴剪打過來。不期早被人騎在背上，全用不得咬撲剪打。便直躡跳起來，離地丈餘，要將人掀翻落地。誰知楊么曉得他要躡跳，兩隻手抓緊了虎項，兩腿夾緊了虎腰。任他躡跳顛蹶。那虎見顛不下人來，便著了急，遂直溜溜往前亂躡亂奔。楊么只按穩坐穩，緊閉雙目任他奔躡。耳中只聽得風聲相送，身若雲飄，霎時間奔走了幾重峻嶺，越過了數處山崗。那虎早奔馱得骨酥身軟，四肢中力盡筋麻，咽喉內出火，一時轉不出氣來。豁喇一聲，連人一齊跌倒，便寂然不動。這楊么初見虎時酒都嚇醒，不期在虎背上高低顛簸搖晃得頭腦懸旋，滿腹中酒泛上來，險些作吐。正在萬分苦楚，忽見這虎百忙裡跌伏不動，便隨虎跌落下地，一時得了安穩，竟呼呼的伏地睡著。

原來這個所在，離得人家不遠，早驚動了合村的犬兒，只朝著人虎處吠叫不了。村中人恐是火燭盜賊，大家起來竊聽的竊聽，觀望的觀望，卻並不見有甚動靜。黑夜，人不敢來探看。見犬只是吠叫，俱不敢便去睡。只守候到東方發白，才有個人來探看。便沒命的奔回道：「不好了！前面有個活老虎咬個死人在那裡嚼吃。」眾人聽了，俱笑道：「你這人敢是眼花。我這裡現有幾個活人的大蟲，那裡還有吃死人的大蟲來？若再有吃死人的大蟲來，村中一發不寧靜了。」眾人正笑說不完，又有幾個跑來，與這人所說皆同。便大家驚慌，各回家去取了銅盆、錫旋、棍棒、鋼叉，要來趕逐，一齊跑出村來。遠遠果見有個黃斑斕大蟲，蹲踞在地，

身邊咬死一人，橫躺著不動，遂不敢上前。只遠遠朝著老虎吶喊，敲打盆旋，要嚇它到別村中去。誰知那大蟲只是不理，趕它不去。此時已鬧動了合村人，俱來相助。早有一人在人叢中說道：「從來老虎見人，不走即撲。你們鬧了這半日，全不見動靜，怎不近前去看看？」眾人聽了，不敢笑他，只說道：「大郎你有本事，便去看來。」那人即便脫膊，顯出一身白肉，提桿棍棒，舞打上前。到了虎近處，見咬死的人橫躺著，不勝大怒。忙用棍棒搖晃，要引這虎撲來。搖晃了半晌見這虎只蹲踞不動，便趕近前舉棍在虎背上盡力一棍，打將下去。「轟」的一聲，早驚得楊么直跳起來。那人忽見這個死人跳起，倒吃了一驚不小。忙退走幾步，大喝道：「你這漢子是死的，是活的？」楊么用手揉眼看清，笑說道：「人是活的，虎是死的。」那人驚問道：「你怎敢睡在死虎身邊？」楊么笑道：「我昨夜同它來時，只道他活我死。誰知今日它死我活，倒也是一番奇事。」那人聽得驚疑，忽變了臉，又喝問道：「你這漢子好胡說，怎敢在我面前扯謊！一個老虎可是同來的麼？」楊么笑道：「我楊么從來是一是二，並不會扯甚謊。」那人聽了，吃驚問道：「你嘴裡說什麼楊么，可不就是柳壤村神授勇力、仗義結識人的小陽春麼？」楊么道：「世上只有我一個，那裡還有第二個？」那人聽說果是楊么，不勝大喜，丟了手中棍棒，納頭便拜，道：「哥哥大名，遠近皆知。只隔得三百餘里，再無緣拜識。今日見面，早則是喜。」楊么忽見他拜倒，連忙還禮道：「我楊么有何德能，敢蒙豪傑如此！」二人拜罷起來，楊么方將昨日同人游飲岳陽樓，醉歸遇虎，敵鬥騎來，細細說出，道：「不期一夜便走了三百餘里。這是什麼地方？請問高姓何名，卻蒙恁般錯愛。」此時，眾村人見虎死人活，又同著說話，便俱走來。聽見這人騎來壓死的，盡皆吐舌稱奇。那人方說道：「我這里長沙赤亭縣管轄，與岳陽交界地方，是合御村，小弟叫做花茂，因有膂力，愛習槍棒，請師傅授。一日村中被雷震得一座牌坊將倒，我便一手托定，人就叫我『小天王』。因結識了兩個村中的弟兄，一個是八臂哪吒柏堅，一個鐵殼臉呂通，結同生死，各霸一村，欺壓強人，個個畏懼。一向有人傳說哥哥，不期今日被虎馱來，實是天遣相逢。請哥哥到家去，邀我兩個弟兄來拜見。」楊么聽了大喜道：「原來三位是我結識的常況說來，為楊么羨慕。誰知今日來此，果是奇遇。」說罷，遂一同到家。

花茂即使人去報知二人，一面吩咐備酒。這柏堅、呂通忽聽得人說合御村來了大蟲，兩人便約齊了，各執器械趕來。正撞著花家莊人來請，說知就裡。二人不勝驚喜，忙入門來，大叫：「道長哥哥在那裡？」花茂與楊么一同接見。二人見了楊么這般狀貌，不勝歡喜道：「聞名不如眼見，眼見勝似聞名。」連忙拜倒，稱楊么做哥哥。楊么慌忙答拜，攙扶坐定。楊么將二人細看：柏堅面帶青色，呂通是紫臉蒼腮，身材俱有七尺以外，虎項熊腰。花茂遂細問騎虎的事。呂通即起身出外，去不一時，挾了這只死虎到階前來，向腰間抽出刀來，剝褪虎皮。裡面已送出酒饌來。花茂催呂通入席，呂通拿著虎皮，笑嘻嘻捧來，道：「今日哥哥上座，卻也少不得這張虎皮。」便來圍在椅上。楊么一時不便就座。柏堅道：「哥哥活虎也騎了來，只這死虎皮倒不肯坐，什麼道理？」楊么道：「乘騎活虎沒甚干犯，我一個庶民怎便坐得虎皮？須吃人閒話作笑。」花茂道：「如今多少相公大刺刺坐著虎皮，哥哥恁般好人，難道倒坐不得麼！」呂通道：「哥哥怕什麼嫌疑，我這裡天雄山一伙強人，俱坐的是虎皮交椅。難道哥哥這般豪傑，反不如他！」楊么見他三人這般勸坐，只得坐了。四人一時義氣相投，歡然暢飲。

飲到中間，楊么因問道：「呂兄弟方才說道天雄山，是那些豪傑佔據？我卻不知。」花茂道：「這天雄山就在我們這裡南去八十餘里。山雖不大，卻峻險可據。忽來兩個犯法人逃入山中，招納亡命，立起寨柵。先前不敢明做，如今被他招了四五百人，日劫過商，夜擾村落，官府幾次禁治他不得。一個叫做鎮天雄游六藝，使一桿大刀；一個叫做飛過海滕雲，使一柄鐵錘，說他本事十分了得。我這裡村人俱怕他來驚擾。我三人時常算計，要與他拼個高低，卻不見他們來，想是曉得我們的名字，不敢徑來。只前日莊人看見有幾個在村中走動，疑是天雄山賊人來探消息，我三人因叫村人準備。今日難得哥哥到來，倘若來時，搥翻他去請賞。」楊么道：「近日宋室大壞，朝中不用好人，四方盜賊蠱起，常有豪傑義士不得已逃竄山中，避人魚肉。我想這二人逃來，敢怕也是為此。你們要拿他請賞，如今官府也討不出好來。若傷了豪傑，倒被人恥笑。不如遇巧處勸他們一番，叫他不要做盜賊行徑，做鋤強去惡行些義舉的事才好。」三人聽了，俱各點頭，因又問道：「哥哥好名遠近皆知，不知哥哥相與了多少弟兄？可對我三人說知，倘日後遇著，便好說出。」楊么道：「我有甚好名在外，更能動人？即或有人下交，但結之一字，亦不易言。我楊么胸存知識，目能辨人，不結見面交，不結勢力交，不結暫時交，不結熟突交。是以百無一遇，止結得漢陽常況、衡陽何能與今日三位，餘非楊么交也。」三人聽了十分歡喜，道：「只不知這何能、常況有甚好處，哥哥便結識了他？」楊么道：「我昔日同父母曾到衡陽城外，有一村名樂道居。我無心走入，見有一起人，非僧非道，俱是儒冠儒服，束帶履為，手中吹打諸般樂器，俱是世人罕見，口中念的也是罕聞。在街上行走了一會，方走了人家屋去。我因看的奇異，遂跟他走入，卻見堂中供奉一尊不是三清、不是佛祖，卻是一個白鬚老者執圭端拱，面前擺列三牲王鼎，豆食菜羹，旁邊停著一具棺木以及祖先神位。只見這些人向著白鬚老者一齊長跪，手中各拿本經典念誦起來。我看了這些光景，就曉得這家是死了父母，手中淡薄，請不起僧道，央這幾個識字酸丁來，學僧道們念誦經典，超度先亡。誰知他們念的不是經典，卻念誦的是一部四書。我那時聽了，只暗笑不住。見他們念到宗廟，便到祖先處追薦；念到禮樂，便吹打樂器。一時撫琴的，鼓瑟的，擊磬的，舞八佾的；孝子有時獻觴，有時哀慘。到後來最好看最好聽的是贊鄉黨、歎顏回，又學習孔夫子許多威儀禮貌。我見了這些迂迂腐腐，只忍笑不住，等他們歇息時，遂上前去問他道：『世人死去，因恐在生所造諸惡孽，請僧道念誦經典，滅罪超生，不受地獄之苦。今日列位卻念誦四書，難道也可以滅罪超生，不受地獄之苦麼？』那些人見我問他，便俱恭恭敬敬的迎請我坐了，說道：『不讀詩書，是非爾所知也。我今告汝，可知儒在佛之先，佛乃儒之後；儒言仁義，佛說慈悲；仁義便是慈悲，慈悲便是仁義。今人不能言仁言義，故立佛教說慈悲說。儒有四書，佛有經典。學儒能成佛而為君子儒，學佛不能為君子而為小人儒。儒則無偏無黨；佛則有黨有偏，無忠君，絕天恩，棄恩愛，少弟敬，缺朋情，拜別人為父兄，尋他人為父子。更有不可言者，這等人要求來世享富貴，受榮華，還要癡想成佛。不知佛在心頭，佛是儒成，可是這些缺五倫人去做？就是這些經典，原是前人做下，就如四書一般，叫人學做好人。做了壞人便蹈王法，受現在地獄。若讀熟了這部四書，便能忠，能孝，能友，能弟，能受育。出則為公卿，享榮華受富貴，留了好名，行了仁政；死後便是成神成道，就如成佛一般。便不富貴，便不榮華，若明白了這部四書，存心聖賢，可以免身辱，少禍患。是一部絕大的經典，勸勉世人。所以我們這樂道居人，到臨危時，便將四書念與他聽；死後喪服中，俱來念誦，使他靈心不昧，保佑他來生，大而為聖為賢，便是成神成佛，小而為卿為相。故此人人讀書，家家保佑，養的兒孫不是在朝為官，便是當今才士。』我聽明了，即辭謝出來，因而得遇何能。這何能抱負奇才，口若懸河，人俱稱他是廣見識。他見宋室君昏臣佞，遂避隱在家，與我八拜為交，談些時事，十分暗合。訂約要來看我，尚不見到。這漢陽常況是個胸存義俠，相與遠近。他還對我說，他城中有位邵元，卻不曾會過。」三人聽了，十分快活，暢飲了多時，方才罷飲。

花茂遂引著楊么到後面一坐園亭上來，即使人收拾側首三間小房，安了臥具。柏堅、呂通同楊么走上亭來，見上面懸著『習武亭』三字，安放許多弓、矢、槍、棍在內。因對楊么說道：「我三人若閒，便來較些槍棒耍子。」楊么點頭。

到晚，柏堅、呂通各辭了回家。楊么直睡到五更方醒。因暗想道：「我只說入城游既就可回家，也不曾對爹媽說知。誰知遇虎，幸喜不曾被它傷損，倒得它馱來，結識了他們。只這兩夜不歸，卻帶累爹媽，在家不知如何記念，如何著急。若不曉得遇虎還好，倘然那幾個人回去，傳說我獨自黑夜走回，今不見到家，豈不疑我被虎傷命？這一著急，如何是好？我如今一等天明，同花茂到兩家去走遭，即便趕回。」因見窗上有了亮影，即便坐起，等了好一會，才有人來承應。不一時，花茂走出，楊么即說知緣故，同走出門。因是柏堅路近，遂望他家來。到了門首，恰好柏堅同呂通在內走出，見了不勝歡喜，道：「我二人正相約了來請哥哥。」遂迎到堂中，十分慇懃款待。楊么不便推辭，只得與三人直吃到傍晚。呂通便約明日相請，楊么只得應允。次日又吃了一日酒問來。因想到：「我已盡了他三人情分，明早決意要回，再遲不得了。」

正想間，忽聽到遠遠炮聲，忽又發喊。楊么聽了，十分動疑，忙披衣下床，走出園中，見火光燭天。因說道：「想是那處失火，人去相救？」正要來睡，不期有人闖入門來，大叫：「楊大官人，快些起來！」只因這一叫，有分教：

叔攜嫂走，弟負兄逃，